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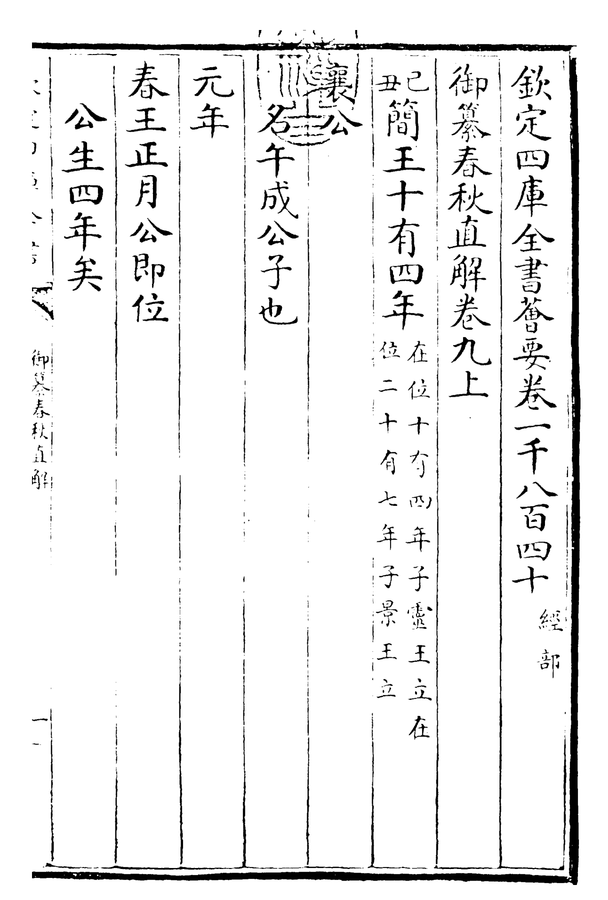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纂春秋直解卷九上下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八百四十　經部

御纂春秋直解卷九上

己丑簡王十有四年　在位十有四年子靈王立在位二十有七年子景王立

襄公名午成公子也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生四年矣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楚取宋彭城使魚石據之且戍之三百乘矣猶繫之宋者蓋本先王之授土以辨名也楚以蠻猾夏石以臣叛君晉帥與國圍之伯職修矣書之子之也然皆大夫而君不與則政下逮矣李廉曰宋華元會晉圍彭城猶衛石曼姑會齊圍戚然彭城書宋戚不書衛者曼姑為子拒父元為君討叛也其義審矣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晉既降彭城而執魚石矣以鄭從楚亂宋因仗義伐鄭諸侯之師皆至獨晉伐之者任其勞也勞已以逸人有恤諸侯之心焉故書以予之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以備楚也楚不出則一韓厥足以制鄭楚至則五國之師固在焉故書次謹於用諸侯而厚以禦楚且不輕殘鄭也齊杞前不與圍後至也宋衛莒滕薛今不

與次先歸也汪克寬曰齊桓伐楚師次于陘晉悼伐鄭師次于鄫皆不輕用兵重民命之意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魚石之討諸國之執言甚正楚不敢敵晉而思洩憤於宋故書侵以正其罪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来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来聘晉侯使荀罃来聘

左氏以諸侯即位小國朝大國聘為禮然天王方崩
襄公在喪而列國之朝聘如故列國不喪天王魯侯
不喪先君也

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而葬速也

鄭師伐宋

鄭之伐宋惟楚命是奉晉厲以力而不畏晉悼以義

而不服迷復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成公夫人襄之嫡母也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鄭附楚故諸侯不會其葬夫鄭成以楚子之集矢於目也故終附楚然楚亦自為爭諸侯耳豈為鄭哉乃懷其私恩而從惡誤矣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晉宋稱師將卑師衆也衛舉將將尊師少也鄭雖以黨楚為罪然易世矣今因其喪而亟連二國侵之是欲乘機以得志耳豈禮也哉直書而罪著矣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謀鄭也於是仲孫蔑倡城虎牢以偪鄭之計善謀也不果城齊未至也以崔杼意不服晉而滕薛小邾因亦不至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三月而葬速也齊謚也別謚非禮也

叔孫豹如宋

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申前謀也齊滕薛小邾亦皆至也兩會戚而始城則

遂為繼事而非生事也虎牢鄭地不繫鄭者鄭當南

北之衝而虎牢為其要害非得鄭無以禦楚非城虎牢無以制鄭既城踰年鄭来盟于雞澤而陳亦攺圖北嚮則是役也不殘民而制勝其功為巨趙鵬飛曰安一國之功小安天下之功大安一國者以一國之辭繫之圍彭城繫宋是也為宋治叛臣也安天下者以天下之辭繫之城虎牢不繫鄭是也虎牢城而天下均安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申為司馬而以賂聞固為罪矣然意亦嬰齊壬夫以其偪而譏之而楚子聽之乎故書法與側同

三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晉與吳會鍾離矣楚畏吳乘其後故伐之以示威焉晉事於秦而伯以衰楚事於吳而勢遂挫

公如晉

喪畢而朝也童子俟不朝王況同列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晉悼修禮於諸侯出其國都而與公盟諸侯所以睦也

公至自晉

以朝晉至也本謀如晉故不以長樗至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鄭服也昔屢伐不至今不召自来何哉政教修明六

卿和睦内治矣圍彭城義昭矣城虎牢謀得矣謀得則勢定義昭則人服内治則外從也然始合諸侯而盟王臣與齊桓異矣故先會後盟止書曰以別之而不再言雞澤其事不足乎揚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陳自辰陵即楚二十有八年矣今鄭服而陳亦來疾楚暴而慕晉義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鄭君先至諸侯既盟之矣陳臣後来使大夫與盟焉
慰初附之心別君臣之分晉侯其適於情而明於禮
哉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見受命於君書及陳袁
僑盟見以是結陳也兩書及所以具事實也乃穀梁
譏之曰諸侯盟大夫又私相盟大夫張也不知此與
十六年湨梁之盟異彼則諸侯會大夫盟大夫自為
盟也私盟也此則諸臣之盟袁僑者即諸君之盟鄭
伯者也豈私盟哉第積習生常諸侯在而大夫可衆

為盟則溴梁或亦因此啟之矣是以君子慎始且晉文踐土陳侯如會文不再盟陳服晉三世不叛今袁僑如會悼使復盟陳從晉五年而逃葢合諸侯在德與勢盟何足恃哉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責許不會雞澤也許自新城以来不與諸侯之會盟困於鄭也新遷于葉楚使之自近也豈能叛楚而遠

從晉晉果服楚許將馬往乃以鄭陳偶服遂俢然求多於許心褊欲速宜不得許並鄭陳而失之也

四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報荀罃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公生母也與齊姜並稱夫人踵成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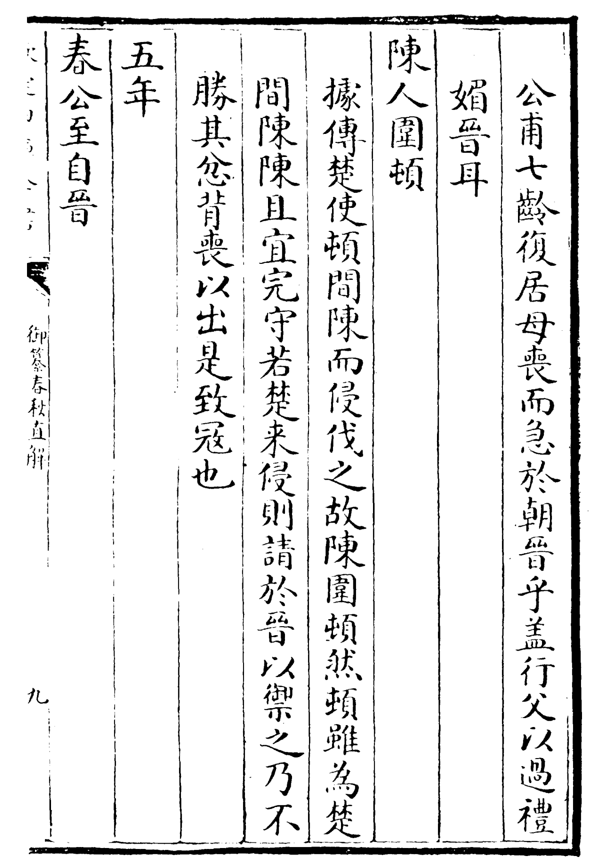
葬陳成公

棄楚即晉故諸侯會其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逾月而葬其禮簡也據傳行父不欲以小君禮葬因匠慶之言而勉從之然遂簡其禮矣夫不欲以小君禮葬定姒果公心歟是守典也如私心歟是慢君也觀齊姜葬亦簡禮則行父蓋因君幼而慢君耳

冬公如晉



公甫七齡復居母喪而急於朝晉乎盖行父以過禮

媚晉耳

陳人圍頓

據傳楚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圍頓然頓雖為楚

間陳陳且宜完守若楚來侵則請於晉以禦之乃不

勝其忿背喪以出是致寇也

五年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来聘

鄭久淪於楚矣以陳踵鄭而服晉故楚不暇爭鄭鄭得少寛而修禮於諸侯盖晉伯復興諸侯輯睦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鄫介魯與邾莒不勝三國之誅求故請專屬於魯以為附庸鄫本子爵棄王爵而屬魯魯無王命而私請於晉晉遂專而許之皆罪也諸侯之世子不宜後於大夫今鄫世子直次内臣之下而不書及自比於魯

臣也然非禮矣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晉通吳吳再不至令使人請好晉將為之合諸侯于戚以魯衛近吳且親也故使蔑與林父先通好且告會期焉善道吳地往會之也晉倚吳以撓楚然求之過卑非禮也無遠慮矣蔑與林父不言及俱受命於晉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壬夫侵欲於小國固罪然楚子亦素知之矣不禁之於先及陳怨已深而不服始歸咎而殺之非刑也且疊殺三卿不亦甚乎故書法同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會吳且謀陳也前殊會往會也此列會吳來也前稱吳其君也此書人其大夫也奔走天下以會吳非計

矣陳侯至而言楚患故命戍陳也吳人在世子下禮也鄫列於會者魯人不利屬鄫使鄫人聽命於會也諸侯會戚屢矣林父不憚供億以悅晉內專政而外結援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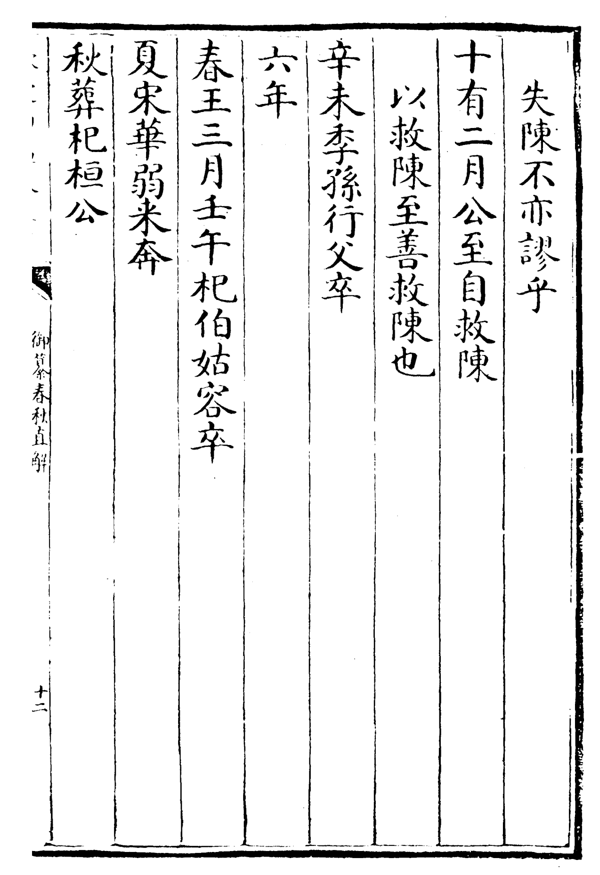
戍以防楚患義也孰戍之魯也諸侯皆受命於戚何以獨書魯離至不可得而序也程子曰非王命而勤

民遠戍罪也然助陳而拒楚與之可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

戍者戍於無事之時救者救於被兵之日既戍之又救之其謀周矣冬伐之冬救之其赴勇矣諸侯皆至睦也楚不戰避之也然則晉力足以濟矣乃士匄不能將順君美倡言有陳非吾事以致人心不協卒至


失陳不亦謬乎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以救陳至善救陳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来奔
秋葬杞桓公

杞小而遠以婚姻之故會其葬也叔姬嫁於杞定姒乃杞女也

滕子来朝

莒人滅鄫

鄫初求屬魯魯復通於晉而列之會矣晉坐視其滅而不救何哉公穀以莒之子後鄫子而書滅非也若莒子以其子而亂鄫之嗣是絶世非滅國也若鄫子以莒之子為巳之外孫而使為巳嗣則罪不在莒當

如梁亡之例而書鄫亡不得言莒人滅之也況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同力也二傳不可通矣

冬叔孫豹如邾

公初即位邾子來朝四年有狐駘之戰至是往聘釋怨以修好也

季孫宿如晉

宿行父子也父喪未期而遽如晉嗣父執政急自託於晉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齊圖萊久矣至是卒滅之㑹盟使世子滅國則親之怠於為義而勇於為不義也

七年

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卜不過三然卜郊止於三月四月而三卜則過時而不敬矣

小邾子来朝

城費

費季氏私邑也既冒喪如晉謟事伯國又城其賜邑將何為哉然自南遺請城南氏亦世其邑葢宿但知營私以弱公室不虞陪臣之擬其後也

秋季孫宿如衛

宿甫用事如晉如衛殆無虛歲皆假公以締私爾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伐未得志復罄兵圍之期於必得陳也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謀救陳也不書救不成救也陳圍三月矣陳侯蓋冒圍而來乃徐徐為會乎是不急陳徒質陳侯以要陳耳悼承厲亂故初年勵精令諸侯睦矣故憚於敵楚

而懷安一念自足業由此隳惜哉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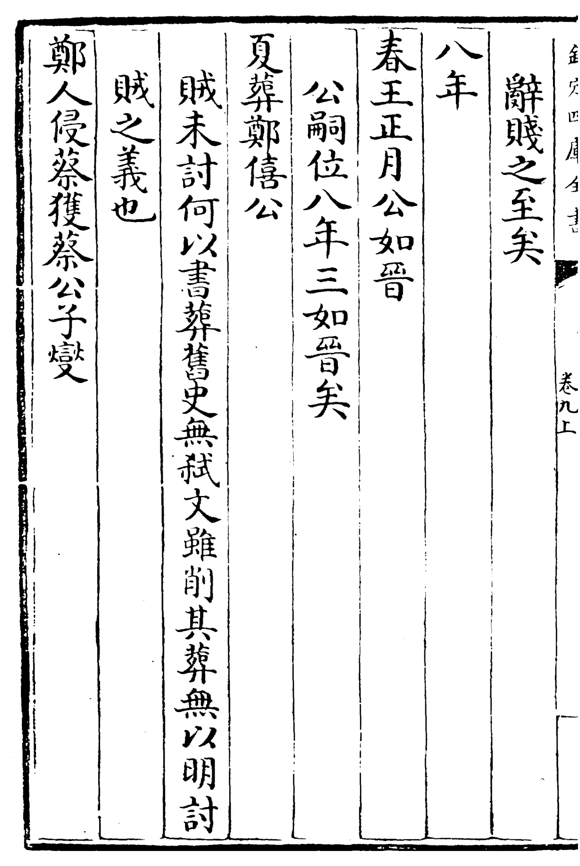
據傳公子騑弒之也鄭伯將會於鄬騑欲與楚鄭伯不可騑弒之曷為以卒書葢鄭人以疾赴魯史以卒書春秋無所據而革之也特書曰如會曰未見諸侯以發人之疑而見其實也葢如會者其事也見諸侯者其心也鄵鄭地外諸侯卒於境內不地以如會故書地也然行未逾境何遽云未見諸侯因以著鄭伯

之心欲見諸侯也欲見而未得見必有故也則弒之實彰矣其名之何穀梁曰諸侯不生名此之名卒之名也卒之名何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是也夫鄭伯弒矣而鄭人僞以疾赴使晉侯不知是不明也知而不討是縱賊也然則晉罪亦莫逭矣

陳侯逃歸

此與鄭伯逃齊桓首止之盟同而亦有異彼書逃歸而著其逃歸之故曰不盟專罪鄭伯也此書逃歸而

其所以逃歸者無可書也兼罪晉侯也葢陳困於楚陳侯親來求救不急赴之以致陳臣內貳附楚脅君其逃也亦不得已焉耳鄭伯既而乞盟桓之義足以服鄭也陳侯遂不復来悼之德無以綏陳也趙鴟飛曰陳方受兵宜遣使告晉而自守待救乃既輕身出會矣晉不救宜請歸以死社稷晉何辭以覊之初既不慮而出終乃不告而逃雖聖人以義責人而不窮人於義然以國君而逃庸為有禮乎與鄭伯首止同



辭賤之至矣

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公嗣位八年三如晉矣

夏葬鄭僖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舊史無弑文雖削其葬無以明討賊之義也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鄭騑弑君欲從楚也乃偽若不欲從楚者而侵蔡蔡附楚久矣中國不復問其去就鄭方居喪無故而亟侵之何為哉媚晉而逭討也然因是即可致楚師而堅從楚而國人亦無辭耳騑亦狡矣哉蔡無敗績之文而獲其公子適得之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會以命諸侯朝聘之數晉侯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意非不美然以是傻諸侯而政反出於大夫毋乃

以姑息為愛而不由德乎且是時君弱臣强伯主又降尊與會愈莫挽矣張洽曰大夫會諸侯必人之者所以嚴君臣之分謹上下之交而革伯者苟且之政也是也至以鄭伯與會更非矣鄭賊不討賊臣反使嗣君背喪来晉以獻捷為名何禮也哉因其適至使列於會幾以蔡捷可揜失陳之恥也直書而罪著矣

公至自晉

公在晉數月矣不列於會留之何為若謂不敢煩公

則鄭伯固在會矣名曰偃公而實少之以為會公不如其會宿也

莒人伐我東鄙

彊鄆田也魯主鄆以通於晉莒滅鄆晉不討於是伐魯而彊鄆田輕晉也一念之怠四國覘之矣至魯不能存鄆而竊其田以興莒師又不能禦其何以為國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得陳又争鄭也向使救陳楚師焉得至鄭哉救陳則兩得也不救遂兩失矣據傳楚師至而鄭平盖招楚以從楚鄭之本謀也

晉侯使士匄来聘

拜公之辱且告用師於鄭也晉屢聘魯猶知修禮諸侯宜乎大小輯睦伯事復興也

九年

春宋災

外災来告故書

夏季孫宿如晉

報士匄之聘也士匄来聘報公朝也又報之過恭矣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宣公夫人公祖母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四月而葬速也穆姜為行父所幽以死蓋假義以逞

其私忿而成襄兩公無能變焉君弱臣強一至此哉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去冬楚伐鄭而不能救今已逾歲又不敢伐楚而徒伐鄭其何以責鄭幸不强要鄭而用荀罃三分四軍之計以敝楚且歸謀所以省民是猶知本者故卒成三駕之功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鄭受盟也書同要之也李廉曰時諸侯皆不欲戰則

内外之志咸疑怠矣盟書同雖曰同外楚而實著其反覆也幸悼公方明卒有成績則此盟盖盛衰之機括哉

楚子伐鄭

晉楚迭伐而鄭左右從大國無義小國無信也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晉與楚爭鄭雖得鄭而屢失之以不能絶楚之侵伐也因欲用吳以犄楚然吳强而遠故晉合諸侯遠會吳以結之柤楚地蓋示楚以已得吳也與齊桓結江黄之意同不用其兵而藉其勢也但以伯主而降尊遠會雖曰以權濟事而功烈益卑矣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陽國名妘姓因會而乘便以滅之也意以偪陽為晉吳往来之衝故滅之以通吳乎然非義矣故書以

罪之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凡內外卿專將言帥師會伐用衆惟魯卿言帥師詳內而略外也他國會伐用衆惟列序某師某師而已蓋或同謀用衆或從大國之令而用衆其志不在一國故不言帥師也今鄭從楚會伐而書帥師蓋鄭自用衆以媚楚非出楚令也其惡益甚矣故書以罪之

晉師伐秦

此荀罃將也止書師者輕民命於所不當用則師為重也諸侯惟宋事晉最謹今宋受兵不速救而治已之私怨不知務也且楚通秦犄晉與晉通吳犄楚其計同也晉知吳楚相敵為已利乃與秦相敵以利楚計亦左矣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鄭從楚伐宋故晉帥諸侯伐鄭左謂晉悼三駕此其一也柤之會光列小邾子之下正也今會伐鄭光先至晉悼遂進其班於滕薛杞小邾之上明年伐鄭光又先至更進於莒邾之上盖以齊國大而紊禮以懐齊也光竟偃然受之伉亦甚矣故據事直書以著其失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兩下相殺兩書名氏者皆卿也卿近於君而權足亂國被殺者即有致殺之由而殺者之罪大矣故詳其名氏以正其無君亂國之罪令殺者尉止等也皆非卿也既無列於朝而伺隙竊發則其名可略而目之為盜盜固當罪而被殺者亦有招之之罪且亦國君無政之故也凡國討書國而目其大夫蓋大夫者君之大夫也衆殺書人而亦目其大夫衆既繫國則亦其國之大夫也賤而書盜豈可同君之例竊發者止

此數族亦豈可用衆之例故不曰其大夫也然何不用盜殺蔡侯申之例而書盜殺鄭大夫某某乎盖騑也堅從楚以勞中國又弑君之賊發與輒惟騑是從不書大夫者皆當討之賊也然從討賊之例當去其屬籍何以猶書公子公孫乎盖尉止等非能以賊討不可以亂易亂也此春秋之權衡也

戍鄭虎牢

諸侯伐鄭師於牛首適鄭有內難若乘亂攻之入鄭

必矣晉不志於克鄭而志於服鄭故於向所城之虎牢以諸侯之師戍之夫虎牢非鄭地矣而繫以鄭左云言將歸焉得其吉矣蓋求鄭服而已不貪其地也陳宗之曰既駐師扼險以偪鄭兼欲斷楚之路為鄭屏蔽鄭服則將歸焉德威並行以懷鄭也夫城而不戍猶不城也戍則宿兵峙糧退可守進可戰鄭服則保鄭以拒楚鄭貳則南向足以禦楚反向足以臨鄭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凡救多善辭而亦有異伯主之救安攘之義也諸侯相救恤鄰之道也今鄭黨楚而楚救之是爭諸侯耳豈善之哉紀其實焉耳夫晉伐鄭以疲楚楚亦伐宋以撓晉晉不敢當楚楚亦不敢當晉故屢出師而不相遇今晉伐鄭而楚救鄭則當晉矣荀罃猶欲避楚是止欲勞諸侯而自完耳且以十二國而避楚之偏師亦懦矣於是鄭復從楚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書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則魯有三軍舊矣史克頌

僖公曰公車千乘猶不失其舊也今書作三軍至昭

五年書舍中軍似魯止二軍今增中軍後舍中軍仍

為二軍何也孔頴達曰文公以来伯主之令軍多則

貢事多魯自減為二軍理或然也然則宜書復何以

為作蓋軍本屬公有事諸卿更將事畢則將歸於朝

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假立三軍因以改制三分公室各有其一且玆之三軍亦非舊制也故特書作以著亂王制弱公室之罪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凡卜郊不從必卜免牲免牲則不郊矣卜免不吉而不敢免故直書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方晉悼初與楚爭鄭也晉楚之强弱未定故駢欲惟强是從而舍之欲仗信待晉令駢死而諸大夫亦知楚弱於晉矣舍之仍復叛晉何也晉避楚也且不特叛晉而已又侵宋以挑釁焉欲晉驟来而楚弗能敵然後可固從晉也後雖卒如其計然亦行險儌幸矣萬一事出不意國其殆哉晉以計自完鄭以計致晉君子均無取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三駕之二也是時兵戍虎牢會伐為易故諸侯應時而至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鄭復受盟也前盟已渝又盟何哉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鄭既同盟矣而楚又来鄭伯迎服遂與之伐宋其背

盟也愈速其猾夏也愈驟豈不畏晉哉不得已也晉志避楚故激使當楚也夫晉力能制楚而屢避楚止驅諸侯而用之鄭者蓋勞諸侯以困鄭敝楚而晉可全制其勝也用術不用誠計利不計義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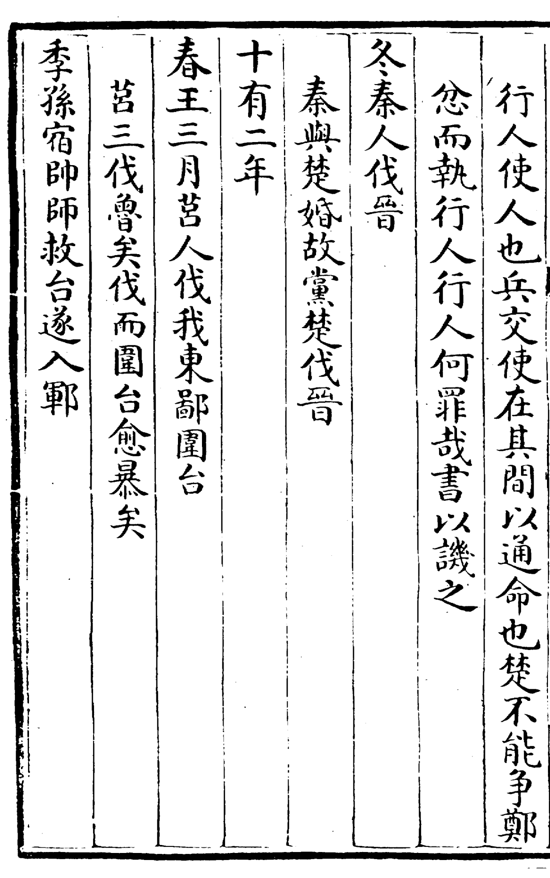
此所謂三駕而楚不能與争也一歲再出楚疲而無力以應也伐而會得鄭之辭自是鄭從晉二十餘年

中國賴以少安三駕雖勞其功曷可少哉雖然悼止爭鄭耳與桓之服楚文之勝楚有間矣況頻歲興師黷武已甚楚雖疲而諸侯亦道敝矣幸吳議楚後不暇爭鄭不然諸侯道敝而無成必貳恐如士匄所慮矣惡可與桓文比烈哉

公至自會

鄭亦與會而服則諸侯息肩矣故以會致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行人使人也兵交使在其間以通命也楚不能爭鄭忿而執行人行人何罪哉書以譏之

冬秦人伐晉

秦與楚婚故黨楚伐晉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莒三伐魯矣伐而圍台愈暴矣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文十二年行父城鄆蓋鄆本莒邑魯又於其地城之則魯亦有鄆矣此之鄆則莒之鄆也故杜預曰鄆莒邑也是也帥師救台應兵也遂入鄆則非義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來聘且拜師晉悼服鄭制楚而修禮於諸侯善持勝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既列會故以卒赴不書葬避其號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不伐鄭而侵宋不能爭鄭也

公如晉

朝且拜聘也過恭矣左以為禮何哉

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

邿微國也書取諱内滅也據傳邿亂分為三師救邿

遂取之以救為名因而利之也自作三軍公無兵馬三家滅之假公命耳臣獲利而君尸名猶諱之者尊君而不欲尸其名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趙鵬飛曰楚既仇中國猶赴於諸侯者卜諸侯之去就也

冬城防

莊二十九年已城防矣今復城之者臧氏食采於防

蓋因季氏首城其私邑而效之以崇其私邑乎魯有二防一近宋隠十年伐宋取防是也一近齊隠九年會齊侯於防是也此蓋近齊之防厥後齊高厚伐魯圍防意此亦假備齊而城之歟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卿為介也以卿為介者

名為尊晉實季孫之自尊也而叔老不敢違魯事可知矣晉士匄鄭公孫蠆以名見卿也諸國書人皆微者也微者而加於鄭卿之上以國之强弱為序不計位之尊卑也非禮也前此晉藉吳犄楚故再往會之今晉為吳謀楚亦往會之何哉虛隆其禮而不實應其事也故晉吳之會止此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宫括鄭公孫

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晉悼用十年之力帥諸侯以爭鄭僅乃得之又帥之伐秦其勞敝中國亦甚矣夫伐秦與爭鄭異復私怨耳前此伐秦多自戰春秋猶惡之况用諸侯以行私乎

己未衛侯出奔齊

春秋明君臣之義而亦因其事以為權衡弑君則急於討賊而君之無道在所後逐君則臣固當誅而君

亦有失馭之戒故君之見逐與臣之見逐同書奔而逐君之名氏姑略之然觀屬辭而臣之惡與君之過亦著矣衛君夏奔林父冬會諸侯之卿於其私邑則林父逐君可知也據傳衛侯不禮孫甯又歌詩誚之則失道矣而林父遂先謀亂公兩使人於林父皆殺之及公奔又追敗公徒其未至弑逆者幾希視他逐君者罪尤甚故君奔而立君必名奔君以别之令孫甯立剽而衛侯不名變文也見臣之罪大君之過微

全君之尊嚴臣之誅也

莒人侵我東鄙

季孫宿入鄆非兵首也莒猶以爲憾侵魯以報之國

小而競於兵溴梁之執有由矣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楚以吳故不得志於北方故置鄭宋而伐吳傳載是

年冬貞將卒遺言必城郢則吳爲楚患迫矣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

邾人于戚

林父逐君晉悼不討而使大夫會之且即會於其私邑是成亂也故是春列國之會于向者大半不至亦可見人心之公而悼為荀偃邪說所誤不小矣列序諸大夫而無貶罪歸悼公譏不在大夫也

十有五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已亥及向戌盟于劉

許翰曰不盟於國而盟於劉崇向戌也但魯於晉卿

從未出國而盟何於宋卿而崇之若是乎高閌曰凡因聘而盟者必在國内宣十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成十年晉郤犫亦然襄五年衛孫林父亦然趙鵬飛曰魯地無劉由經繼書劉夏逆王后之事相連而誤耳姑存二説備參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采邑而即以為氏也夏名也王之上士也春秋十

三王其逆后凡兩見盖大子立而妃為后者無緣而書王逆后而非魯主婚即主婚而得禮者亦常事不書也惟祭公以遂事譏劉夏以非卿譏也齊姜歸京師不書者歸無可譏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魯舊事齊後從晉而為鞌之戰齊人怨焉然不敢加兵於魯者三十餘年畏晉也今衛侯奔齊晉侯且釋君助臣會戚以成其亂而季孫宿亦與焉故齊以晉

為不足畏也遂伐魯而圍成

公救成至遇

自作三軍公無軍矣今公自將救成者齊師久駐三桓畏之故廹公使將蓋避其危而以公試也迨齊師退而城成郛則季叔師師屬辭而觀其情見矣然何以不至成而至遇蓋軍非公有豈能為公用哉軍心畏齊故公帥之而不前也救書次軍能救而已不力也救書至已欲救而軍不前也以城之安自處且締

其私交之固以救之危予君兼陷以無勇之譏三桓之罪可勝誅哉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郛郭也為齊所壞故城之然孟邑而季叔城之何也三家相黨假備齊為名興大役以崇私邑也其城既固故卒為魯患而不可墮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邾屬齊而黨莒故莒伐魯東齊伐魯北邾伐魯南魯望國非弱也不競一至此哉許翰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强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魯至四鄰交侵者民分於三桓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周之父曰惠伯大父曰桓叔晉襄少子也厲公蒙禍周以公族迎立生十四年矣乃能力修内治勤撫諸侯救宋圍彭城制鄭城虎牢諸侯翕然歸之後雖失

陳而卒得鄭楚不能爭功亞桓文焉然不能謹大夫專政之漸至孫甯逐君而成其亂其惡大矣盖質美未學大義不明且繼弑逆之後賊臣不除卒為所悞惜哉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欲會諸侯而速葬其親悖禮甚矣人倫政事之本國君風化之基晉平其何以宗諸侯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晉悼將為魯討莒邾未果而卒平以繼父志為名因會以圖伯也衛侯者誰剽也列奸於會失於悼而成於平也然經何以書衛侯葢簒者皆不沒其實即所以實其簒而正其誅也齊不與者高厚逃也於是諸侯在而大夫盟是無君也夫平公初政大夫何遽敢無君平公使之也葢是時政多逮於大夫以為盟君

不若盟臣之愈也是以使大夫盟也且六卿專晉之勢已兆意必晉臣以是誤平而平遂聽之耳前此大夫猶陰竊君權此盟之後直擅之矣平自禍其國並禍諸侯之國而諸侯亦皆聽之均難辭咎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莒邾侵魯信有罪矣請於王執而歸于京師可也擅執二君累囚以歸是無王也故書人以著其罪

齊侯伐我北鄙

齊侯自成十七年柯陵之會遂不復出惟使世子出會大夫聽命今晉為魯執莒邾齊復伐魯以報之侮晉也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男請遷於晉為其臣所阻故晉伐之是晉主兵也

鄭與許有怨而君来會伐咼為先鄭臣不可以先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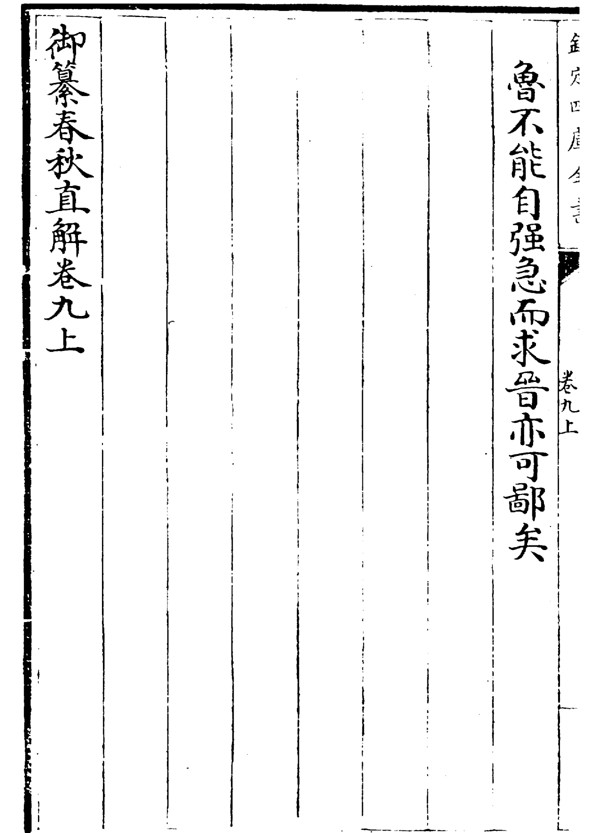
也然鄭豈能號名諸侯鄭伯之下晉卿首列焉則主兵者亦見矣宋稱人而居衛下將卑師少也夫許男受制於臣不以義責其臣而遽以兵臨其國失恤小之道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三伐魯而再圍成矣再圍者志必得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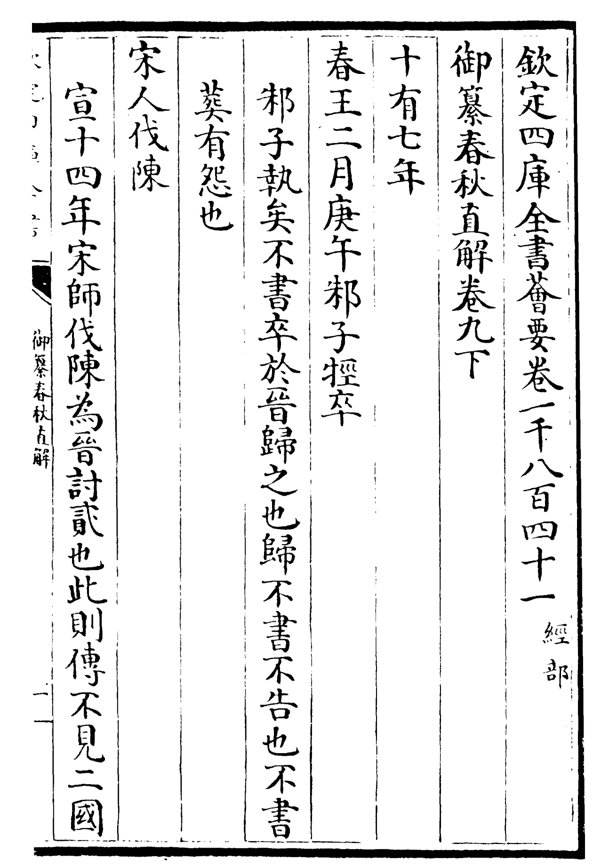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魯不能自强急而求晉亦可鄙矣

御纂春秋直解卷九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八百四十一　經部

御纂春秋直解卷九下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邾子執矣不書卒於晉歸之也歸不書不告也不書葬有怨也

宋人伐陳

宣十四年宋師伐陳為晉討貳也此則傳不見二國

致釁之由意亦晉令乎但陳侯前逃鄬之會晉之過也今楚弱矣綏之以德可以得陳遽使宋伐之乎且陳近宋宋實利之假晉以濟其私耳蓋叅譏之書人將卑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孫蒯因田而被辱自取之也蒯欲伐曹而石買乃為孫氏役乎買石碏之後碏討賊而買黨賊愧其祖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捨成而圍桃盖出魯不意且君臣同來分圍二邑更使魯兩不相顧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暴亂宗室國討不加懼而出奔失政刑矣且陳為宋之仇國而臣託焉尤可誅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邾之先君以伐魯見執嗣子在喪而又伐魯是濟惡

也直書而罪著矣

十有八年

春白狄來

春秋之時戎狄錯居中國與之會盟則有譏若其慕義而來則容而接之亦非不可惟謹所以待之之道而已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石買伐曹罪也然當問之於衛今因使於晉而執之

失討罪之義故書行人以著其失且買伐曹承孫氏之意耳孫甯又有逐君之大惡乃捨大治小庇孫甯而責買子執復不歸京師故斥晉人以罪之

秋齊師伐我北鄙

六伐魯而四圍邑矣盖晉悼既歿齊思爭伯故挾莒邾以病魯以為魯服則東方定可以與晉爭衡矣不知無德禮而為暴未有能濟者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暴甚矣晉侯帥諸侯討之齊禦諸平陰畏而遯遂進圍其國書同圍猶云共圍也言其勢甚盛而齊幾亡也著齊之自取也杜預以為同心非也彼邾莒嘗病魯矣滕薛小邾亦皆屬齊矣畏晉而不敢不來豈同心之謂哉齊圍魯邑晉圍齊國是效其所為而又甚之也聖人惡為暴而又惡禁暴者之反為暴也莒子亦執於晉今會者亦晉歸之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鄭公子嘉名之也楚間鄭之從晉圍齊於是伐鄭是為寇耳況從逆臣之邪謀乎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此圍齊之諸侯也齊未服故再盟恐諸侯之貳也

晉人執邾子

邾仍伐魯罪也然既同圍齊復盟於祝柯矣又執之乎不書以歸旋釋之也何以釋脅取其田也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漷水

田繫邾安得亂先王之疆理而取之自漷水隨漷水為界著取之多也而晉脅邾與魯豈伯主之道

季孫宿如晉

拜師且拜田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晉令也齊未服故也然伐齊而使逐君之賊尸其事乎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善士匄也晉前圍齊今又侵之非義也士匄至穀聞喪而還得禮不伐喪之義故善之穀梁曰臣不專大

名宜壇帷而歸命於介如其說不更善乎曰猶在晉境可也穀齊地駐師敵境遣介請命懈己軍心敵苟乘隙是棄師也況喪必不可伐豈進退可疑而猶待請乎帥師以出聞喪而還是不挾衆邀功而要之以禮也春秋書以示褒垂訓遠矣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崔杼殺之也曷為書國蓋齊靈廢世子光而立庶子

牙高厚傳之是從君於昏也然旣君命立牙矣崔杼

乗君疾革迎光而立之執牙而奪其位杼因殺高厚

於灑藍而兼其室是爭權相滅者杼之本謀而亦光

之所欲也春秋書齊侯環卒繼書齊殺其大夫高厚

著光之逆固不得僅治杼之惡也由是政在杼而光

之禍亦兆於此矣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據傳鄭人以盜殺三卿嘉知其謀楚午之師亦嘉所

召故殺之則嘉有罪矣乃子西子展遂分其室而鄭君亦聽之非義討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冬葬齊靈公

釋怨也不廢喪紀以修舊好禮也

城西郛

郛不繫邑國之郛也懼齊而國郛是城其守國也末矣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士匄曷為至柯據傳齊及晉平盟於大隧蓋士匄既返而過柯豹往會之以固晉魯之交而察齊人之情也

城武城

據傳豹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魯倚晉撓齊今晉齊平則勢去而孤立矣會晉而繼以城武城不勝其勞且拙也庸為國有人乎

二十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及莒平也莒侵魯為齊也晉執莒為魯也今齊將從晉故莒先平魯一不伐喪而諸侯修睦禍患之興惟禮可以已之矣速者蔑子也未練而出會非禮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齊服也齊之無道晉帥諸侯圍之而不服以士匄不伐喪遂會澶淵枱攜以禮懷遠以德信哉然不伐喪

可嘉此盟究不足貴也光雖齊世子亦已廢矣乘父病篤執牙以奪其位是簒也衛剽亦簒也會列二簒晉盟替矣齊桓所不為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晉執邾子而使魯取其田晉於魯厚矣魯之報邾亦可已矣況晉甫為澶淵之盟魯邾咸與焉而又伐之可乎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燮嘗獲於鄭今書蔡大夫者蓋歸於蔡也蔡從楚久矣燮欲從晉正也且先君之意也蔡乃殺之以媚楚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履其母弟也懼禍故奔但從楚為可罪耳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

二慶廹之也書弟罪陳侯不保其弟也襄六年楚圍陳陳侯在鄬二慶使楚執黄以脅陳侯今因蔡燮背

楚又誣黄同謀蓋黄以親用事二慶欲介楚力除黄而専陳政也黄不奔他國而即奔楚將與蔡履同乎曰不同履見兄變背楚見殺而奔楚者懼累也明已之不敢背楚也則不與兄同心矣黄因二慶之讒而奔楚者辯誣也斥二慶之惡而欲楚討之也蓋猶有為國之心差優於履也然懼累者與辯誣者咸奔楚何也楚强而陳蔡世服焉倘奔他國楚以為討陳蔡必滅其家以説於楚不若歸命於楚其情得白庶免

於禍也因是見陳蔡之不可為也其臣非黨楚即畏
楚滅無日矣
叔老如齊
魯與齊至澶淵而始平今修聘欲固齊好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據傳報向戌之聘也但戌聘於今五年矣今始報之
哉蓋季氏與邾為姻邾與宋為姻此宿之私行而託

於聘也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晉悼之世公四如晉彼時魯國少事無求於晉而猶屢朝之盖以公之朝為重也平公之立已六年矣公始如晉魯屢受齊與莒邾之侵伐求於晉者實多乃終平之世公僅一朝昭立而朝平者二其一為晉所辭至河而返而魯臣之聘晉者凡十蓋晉平即位淏

梁首以大夫盟政自大夫出矣故不以公之朝為重也而晉伯之衰世變之下比事益見矣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邾大夫也漆閭丘二邑名庶其食邑也以邑出為叛叛而歸魯則據其至魯而言來奔内外異辭也然舉地言奔則庶其之叛與魯之納叛兩明矣天下之惡一也執而返之義也而遂受之是貪利而為盜藪也且疆場之釁多由納叛故書以示戒

夏公至自晉
庶其春來公以夏至則受庶其者季孫耳李廉曰經書三叛人此年邾庶其昭五年莒牟夷三十一年黑肱春秋內大惡諱此皆直書不諱者皆公不在國而季孫受之也與僖十七年公會淮未至而直書滅項義同
秋晉欒盈出奔楚
士匄逐之也然欒氏之積惡有自來矣書弑君而未

討麛又重之以汰禍起内亂天亡之也盈雖無大惡而亦失於閑家又承積惡宜有餘殃矣楚晉之仇也盈奔楚欲因楚力以復入是無君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日食之變起於交推步之術皆一百七十三日始一交去交遠則日食漸少無頻食之理此年及二十四年則頻食也然漢世亦有頻食者高帝三年及文帝

三年是也或傳寫誤歟抑天道遠而難知歟

曹伯來朝

喪畢而來見以事王者事魯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左云錮欒氏也士匄畏欒盈之多士也遂信譖而逐之又懼其為亂而錮之夫盈非有犯上可誅之罪匄實忌盈於國何有且逐盈而窮治其黨濫及無辜雖叔向之賢幾且不免今又使君會諸侯以錮盈而逞

其憾旬亦悖矣哉而平公聽之非君道矣且此何事而勤諸侯乎失伯職矣卒之激盈為難幾致國禍焉

二十有二年是年十月庚子孔子生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公孫嬰齊子也後書叔孫者為三桓止書叔者皆肸之後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左云復錮欒氏也欒盈以今秋去楚適齊故復為此會以堅其約雖諸侯在列意專在齊也晉平狗柄臣之意為一亡臣再勤諸侯昏庸一至此乎齊侯在會蓋貌從而心違也明年夏盈入晉齊納之也及秋齊大出師伐晉以盟主而受伐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楚殺追舒以寵觀起蓋藉口之辭楚子語追舒之子棄疾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是謂其不能有事於諸侯藉寵觀起以殺之耳其罪不至死且與其子謀非君道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畀我庶其之黨魯旣受庶其而寵安之故畀我繼至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黄奔楚訴二慶也據傳陳侯亦如楚盖惑於權臣而爲黄與二慶和解之爾楚召二慶不至遂挾陳侯以圍陳二慶以城築之虐自見殺於役人故不得以討賊書而稱國病陳侯也二慶罪有輕重故書及二慶

既殺黄歸易矣自楚因楚力也又以責黄之脅君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盈既奔矣猶繫晉者士匄逐之非國討也責匄也復入者逆辭入晉則作亂以攻君矣罪盈也曲沃其舊邑也入晉後而入曲沃不克而據邑也不克而猶能據邑者曲沃不知有君惟知有盈也入晉蓋因曲沃之力不先書入曲沃者志在亂晉不在據邑也繼書入曲沃者據邑敵君猶欲亂晉也春秋備書之以正

逆臣之誅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盈入晉而齊伐晉傳稱齊隂納盈者信矣乃盈入不書自齊者盈以攻其君為罪齊以亂伯國為罪而盈借外權與齊助臣叛猶小矣故書入書伐舉重也伐衛遂伐晉者志本在晉而伐衛以先之欲晉之不備也盈亂於内齊撼於外晉蓋岌岌矣書以著齊之惡又以見晉之失道而名侮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救晉義也救而次則赴義不勇矣凡直書救者成其救也有名為救而削其救者不成其救也次而救救而次則失救急之義而猶存其救也僖元年齊之於邢先次後救止而有俟遥為之援也然狄終去而遷夷儀猶賴其援也此年魯之於晉先救後次畏而不前姑助之勢也然齊終還而獲晏氂猶資其勢也此功罪之權衡也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紇阿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乃孟氏效尤遂為紇禍其奔也自取之也

晉人殺欒盈

盈嘗為晉大夫殺不書大夫者旣出奔楚義與君絕也書人者從討賊之辭稱兵為亂義當急討也

齊侯襲莒

輕兵以掩其不備曰襲蓋無名不義之甚盜賊之為耳自晉未返遂襲莒不書遂者間有事也

二十有四年

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

豹救晉不力因假聘以觀晉意倘晉憾魯即可白己次于雍榆之故因再請侵齊以悅晉焉觀繼書侵齊其情見矣故侵齊雖羯帥師實豹之計也然前此當救而畏齊今又無名興師以媚晉怯於為義而勇於

為不義也取輕於晉爲暴於齊戕民生結國禍其計
外矣羯繼速爲卿未練從戎亦非禮也

夏楚子伐吳

楚三伐吳矣襄三年以附晉也十四年以助晉也今
則晉吳不交十年矣何以伐吳晉伯既衰楚將復爭
諸侯故先制吳也前之兩伐皆命將此則楚子自將
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齊侯襲莒身傷兵敗不得不許莒成崔杼復伐之者從君之惡以悦君也夫杼以崇姜之故已蓄逆謀猶從君而悦之何也蓋齊禍已成於伐晉杼順君而伐莒正所以重民怨啓鄰釁激伯主之怒倘晉來討斷不捨齊侯而責杼也君受其名而杼因執其兵柄則可制君而成其逆謀乃齊侯且悦其從已而任之不疑其及宜矣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謀伐齊也齊莊新立晉不伐喪故受盟于澶淵及商任沙隨之會晉失其令齊遂輕晉甚至稱兵伐晉故晉為此會將以伐齊然會而不伐不能伐也國勢不競衆心不一也夫伯主將禁諸侯之擅相攻今伯國

受伐合十二諸侯而莫能令焉書之以著晉衰而失

伯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閒晉之衰而争鄭也三國書爵序楚子下惡從楚也

晉平不綱諸侯解體啟楚人窺伺之階故前日同圍

齊而楚伐鄭令方會夷儀而楚子又帥三國而伐鄭

晉不能正齊之罰反使楚乘隙以為鄭患矣據傳雖

有救鄭之文不書者不成救也

公至自會

止以會致其伐而不果救不及事可知矣

陳鍼宜咎出奔楚

慶氏之黨也宜咎比匪固為罪然黄之復怨亦甚矣

趙鵬飛曰成襄以還諸侯從晉者其臣亦倚晉從楚者其臣亦倚楚故其出奔者宋衛多奔晉陳蔡多奔楚各倚其國之所畏以脅其君故春秋因其志而書之以見其惡

叔孫豹如京師

據傳穀洛鬬毁王宫齊為王城郟蓋齊既背晉故求媚於天子且以示義於諸侯魯與齊積怨而懼晉之不競也故使豹聘王且賀城蓋假寵而釋齊怨爾然自宣七年蔑如京師後今始一見慢王甚矣

大饑

民之食曰饑大則異乎常矣備荒無政何以為國

二十有五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杼又帥師矣齊侯襲莒而杼因之伐莒齊侯惡魯而杼又因之伐魯雖曰報羯之侵而意不在病魯魯人且知之矣而齊侯不悟則貪忿之心蔽之也趙與權曰兵凶器也弗戢必自焚三年之間伐衛伐晉伐莒伐魯曽弗之戢而又授兵於好亂之夫宜其不免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齊莊乘父病篤而攘位當膺王誅然杼固導莊為簒

者也莊固杼之君也卽莊侮大陵小亂杼之室亦惟王治其罪杼惡得而斃之故書弒其君以正其罪至州綽等死難而不録者蓋以其死差足償其從君於昏之責安得與赴義者比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晉為會以謀報齊之伐也夫齊伐晉私怨耳齊莊死怨無可報矣惟是莊以弒死則人倫之大變義所當

討晉平宜釋怨以申義師諸侯而改治焉執羖崔杼而置君以定齊則大倫正伯業光矣乃聽杼邪説反以弑君為伐晉之故許其納賂以求成天理滅矣夫杼以五月弑君晉以是月出會杼尚未知晉師之來祇以私忿弑君而欺晉以自解晉平不知其欺是許賊臣可弑君以與大國市也知其欺則是甘受其愚惟賂是貪以成其惡也故以會而不伐深著晉平之罪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去秋夷儀之會楚合陳蔡許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刋是年復會夷儀慮楚復來先問罪於陳勝而入之然而非道矣鄭危國也以禮息民猶懼不靖而自開兵釁乎雖有辭可執勝而不有然書入陳猶責鄭也惟視無名陵小者差善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此之同盟左云齊成故也杜預因曰伐齊而稱同盟明齊亦同盟但齊來者為崔杼歟概言諸侯可乎為

杼所立之新君歟春秋亦何必為晉諱惡而渾言諸侯耶據傳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是杼與新君實未嘗來則諸侯者蓋會夷儀之諸侯也乃盟書同何也晉受賂縱賊諸侯不能徧有賂也晉懼失諸侯故同盟以要之使不叛晉耳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會夷儀之衛侯剽也入夷儀之衛侯衎也衎入夷儀

與鄭突入櫟同突名而衎不名者衎正也其入也期
復其位非簒也不書歸者晉悯衎失位命衛與之一
邑國猶剽有不可言歸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舒先與楚俱張故曰荆舒庸蓼鳩三國皆舒也今皆
滅矣滅國悉書著吞併之罪傷興滅繼絶之無人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責鄭也入之伐之已甚矣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巢小國在吳楚之介文十二年楚圍巢蓋久屬楚矣吳伐楚至巢巢附楚不聽其過故門于巢門者攻其門也卒者死於兵也諸侯伐國不名今吳子名蓋以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也自輕以死於兵責吳子也而巢人黨楚之罪亦具矣君殺於敵曰滅吳子不言滅者蘇轍曰死而非獲也非獲則卒也

二十有六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喜受父命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剽又以公孫非次而立則喜罪宜末減矣亦以弑君書何也葢以王法治剽則篡也宜討也使獻復國有道請於王而治其篡亦可也至於衛人凡立剽之朝者剽固其君也況甯氏親助其篡父子臣之者哉不正其罪則權臣之輕議廢立者有所藉口矣且獻既以晉力入夷儀喜亦懼禍之及獻又以茍反政由甯氏誘之則喜弑

剽純為其私而已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據邑背君曰叛林父首逐獻公矣今剽弒而獻將歸故入於戚以叛逐君而復叛君書之所以誅也春秋之季大夫皆崇其私邑叛而不能討天下之亂成矣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復歸者位未絶也國本其國不幸而出有歸道焉第誘喜以惡己因為利失其道矣故斥而名之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晉為孫氏故將討衛荀吳來聘名公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澶淵衛地近戚晉黨孫氏討衛而疆戚田取衛西鄙以與孫氏故會澶淵也卿例書名傳以晉為趙武宋為向戌貶稱人也但宋果向戌肯居鄭下哉蓋晉宋皆微者故良霄居宋上耳敢先宋不敢先晉伯故也禮以勢易也然晉為會而使微者何也黨孫氏不義

也疆戚田細事也趙鵬飛曰晉平亦知此舉為不義故不躬會而以微者主之也然何以使魯以君親之移惡於魯也蓋晉主此會則得謗林父事晉最謹衛逐林父晉莫之恤則愧林父晉素有德於魯故使魯主之則恩歸於晉怨歸於魯所以有苟吳之聘斯有澶淵之會也是也然晉平何利為此其臣尸之也六卿專晉久矣羽翼叛人使交為亂然後已為亂而莫之討也晉陽朝歌之入以至韓趙魏之分晉此會啟

之矣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目宋公責之也世子國本而至於殺讒故也内嬖外奸而奄寺為之附會其禍成矣乃晉獻殺申生獻與驪姬謀之宋平雖寵芮棄本無殺痤之心而棄也連奄豎結權奸共造讒而殺之可畏哉獻終身不悔平猶能徐悟而烹伊戾似與獻有間矣然芮棄之寵向戌之任不少衰嗣為世子者即棄子也雖烹伊戾奚

蓋哉略造讒者而目宋公端其本之意也

晉人執衛甯喜

孫甯之罪一也孫逐君甯弒君然衎正而剽不正不得謂逐輕於弒矣晉宜先執林父以正逐衎之罪次執喜以正弒剽之罪且返戚田而定衎位則伯職修矣若止治喜則己陂況不以弒剽執喜而以爭戚與戕晉戍乎不義甚矣故書人以著其悖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朝楚而請伐鄭也以死要之遂以四岳之胄而卒于荆蠻失所矣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蕭魚之後楚三伐鄭前此楚未得逞猶有諸侯之救焉今晉無能為矣故伐而莫救而鄭亦不禦以使其逞葢安攘之業隳矣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靈莊相繼齊爲魯難殆三十年景始立而通好賢於

日尋干戈者矣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

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晉引楚爲會以弭兵也春秋之季其亂極矣周有明

王亦必用兵平亂趙武何人輕言弭乎是厝火積薪

之下也緣晉君暗臣私無志諸侯武受向戌之愚悅

其名之美遂欲博以為功然以此約楚楚可信乎楚敵於晉吳又撓之其勢已挫以弭兵招楚楚反張矣既引為會必有所要請晉楚之從交相見楚計必出於此晉慮不及而無以拒之紊中外之防褻王爵之貴假荆蠻之權重諸侯之困天下之大變也故書以謹之

衛殺其大夫甯喜

喜罪應討乃衛獻約以政由甯氏則其大夫耳惡其

專而殺之則殺其大夫耳然使以弑剽討喜將為義討乎非也喜與晉里克不同也克殺奚齊與弑卓克自尸之惠雖以賂立可以討克失信之過小討賊之義大也喜之弑剽獻實誘之喜之專亦獻許之信義兩失無一而可也惠殺克不以其罪獻殺喜難言其罪故皆不去其官克之殺由於惠喜之殺請之於免餘獻口未許而心許之故皆稱國以殺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喜納獻與鱄有約獻殺喜鱄惡其食言故奔王樵曰書弟青衛侯也書奔於殺喜之下見鱄為喜出亦責鱄也初鱄不能以大義動喜乃從獻公政由甯氏之約則信不近義言不可復殺喜者此一言也不自咎始謀之不臧乃病失信而薄兄弟之恩棄君臣之義乎再三止之而不止決於自絶坐不向衛亦已甚矣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楚請交相見晉許之矣又欲爭長衷甲為刼盟之狀

而故使晉知之武懼而謀於叔向遂先楚夫交相見諸侯屈於楚盟先楚晉亦屈於楚楚主夏矣猾夏不足言也閱四年會虢仍先楚又閱三年楚且合十三國而獨會申執徐子伐吴滅賴甚至滅陳滅蔡其禍愈烈何弭兵之有至左以盟先楚經改先晉殊未然蓋會在夏盟在秋爭長在盟不在會也盟既先楚矣春秋豈能先晉而亂其實故止書大夫盟而不序則楚之陵晉晉之偷具見而存中國之意亦寓矣大夫繫

之諸侯者是時大夫無諸侯矣存諸侯也豹不氏前見也左以逆命為貶亦非也季氏欲輕貢賦之數使魯視邾滕則失位矣大夫出境有可以重社稷者專之可也況命出季氏乎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

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衛侯殺甯喜石惡其黨也故奔

郲子來朝

郲自晉執其君魯取其田又納其叛國益弱矣至是來朝趙鵬飛曰郲子匿怨而來非得已也姑忍以存社稷耳左以為時事誤矣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交相見之禍見矣公將如楚先聘晉以請命弭兵其

名疲於奔命其實也

冬齊慶封來奔

崔杼弑君慶封黨之旣而杼家亂封因除杼以專齊令盧蒲癸王何逐慶封齊人因求崔杼之尸戮之而改葬莊公封來奔魯受之齊人來讓遂奔吴夫齊莊之弑從死者皆倖臣今為之復仇者亦倖臣也而卿大夫無能為君討賊者亦卿大夫之恥也慶封歷諸侯而入吴其後楚執而討之又中國之恥也陳傅良

曰齊滅崔氏而尸杼於市經不書者佚賊也崔杼弑

君偃然在位而以家禍亡其宗如是而得書臣子之

不誠於君父者得以盜名矣

十有一月公如楚

據傳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陳

傅良曰諸侯旅見於楚始於此舉魯以見其餘也書

公朝于王所見王之衰書公如楚見伯之衰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甲寅至乙未為四十二日蓋閏月之日不書閏者范甯曰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之常體也是也文六年不告月書閏譏廢政也哀五年葬齊景公書閏譏殺恩也則特筆也

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正月者王朔之始諸侯有王事則從王無王事而在

國則朝正於廟禮也前此公如齊如晉而或廢朝正
已為失禮然伯國猶以尊王為名惟先書如後書至
即足正其失今朝僭王之楚楚無王而公亦自外於
王朔而無王矣故特書在楚夫昭公失國居外春秋
書所在今襄公因朝而出何與失國同辭蓋國建於
王自外於王朔而無王即與失國者等且失國書所
在存之也此書所在責之也乃公在楚在魯而當國
者誰乎季孫宿也宿專國自託居守使公朝楚楚外

鑾也辱甚矣又虎狼也危甚矣且因公在外取卞尚為有君乎故書王正以正公之無王書公以正季氏之無君書在楚以著公之辱與危且明非公志也乃公所以在楚者何止公送葬也天王甫崩不奔王喪而送楚葬乎不書楚葬惡其號而削之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留楚盖七月外屈於楚内疏於臣其至危之也然自楚告至固終不如周也

庚午衞侯衎卒

閽弒吳子餘祭

閽守門者也書弒何以不稱其君閽賤不可謂之其君也胡安國曰左以吳伐越獲俘以為閽亦邇怨之失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髙止宋華定衞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凡事有是非心有公私時之諸侯皆背公而失是卽

其是者不純是公者不純公然彼善於此恒錄之如

城成周關乎王室城虎牢繫乎中國城邢城楚丘城

緣陵合乎恤患是也今晉平以杞出而城杞則私矣

然使杞果危亂當城豈可反以親故置之許其是恕

其私可也乃杞未聞内憂外患而欲完其城晉平止

可自遣大夫以助役何侈然合十一國之衆代任其

勞且非時役民不亦悖乎

晉侯使士鞅來聘

拜城杞且使魯歸杞田也

杞子來盟

杞本公爵莊二十七年始見經稱伯僖二十三年二十七年及此年三稱子餘皆稱伯穀梁以為時王所黜近之然亦不應倏升倏降至此闕疑可也李廉曰此非前定之盟亦非因朝而盟蓋晉命歸杞田非公義魯歸杞田非誠心故杞子親來以要結之耳

吳子使札來聘

吳圖伯也楚之大也使椒來聘秦之大也使述來聘吳之大也使札來聘其事同故其文同或以其讓國而褒之又或以其釀亂而貶之夫褒貶各以其事讓國之褒安得於聘褒之釀亂之貶安得於聘貶之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據傳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許翰云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奔書非也夫以不可

訓而改之將春秋所書皆可訓者耶葢放者論罪之辭必請於君書奔則非放也傳失實信經可也燕有二其一姞姓此則姬姓而國在北故以北別之

冬仲孫羯如晉

報士鞅也

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報公朝也小朝而大聘猶曰僭也內朝而外聘不更

辱乎是楚以齊晉之待魯者行於魯也宋之盟為之

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先王之法内外亂鳥獸行則滅之蔡侯淫而不父王

法所當治也然其世子則有父之親君之尊而敢肆

大逆人理滅矣故書以正其罪商臣不誅般又襲迹

矣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災與卒速而貫以日見以災卒也伯姬之室夜失火保傅不至不下堂逮乎火而死或疑其輕生非也夫子制義婦人守貞其道殊也伯姬以成九年歸宋今已老矣而一貞自守臨危不亂蓋灼知禮重於生其心素定也然則宋平無罪歟曰迫不及待情可原也聞災緩赴其罪大矣

天王殺其弟佞夫

諸侯殺大夫不論有罪無罪皆稱國禁專殺也殺世

子與弟目君甚之也今書天王殺其弟與列國目君者同文何歟曰天王異於諸侯者得討有罪耳非遂可以殺無罪也無罪而殺則兄弟之情無貴賤一也據傳靈王崩儋括欲立佞夫佞夫弗知景王立尹言多等殺佞夫則佞夫無罪也雖尹言多等殺之承王意耳故目天王以殺而書弟深病王也王道親親以及天下忌其弟以嫌疑殺之宜諸侯之不服而周不復興也

王子瑕奔晉

瑕與儋括同奔晉意與括同謀乎儋括不書賤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叔弓叔老子也魯人高姬之節使卿會葬然非禮矣內女書葬者三紀伯姬不書謚紀侯未殁也紀叔姬媵也不得配君之謚此書共姬從夫謚也從夫謚禮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許為鄭仇奔許將以亂鄭也自許有奉也不書復入者方奔卽入也然方奔卽入亦有以激之也則公孫黒之專伐而鄭伯不能以法馭臣亦具矣

鄭人殺良霄

討賊也如欒盈良霄而後可殺稱兵也不書誅避王也征誅惟王行之諸侯雖伐有罪不書征雖殺有罪不書誅

冬十月葬蔡景公

君弑而賊不討不書葬責臣子也今世子為賊而國人且奉之為君無臣子可責矣所望者鄰國能申大義耳今不能討反使人會葬人理滅矣故書以罪之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臣弑其君而諸侯定之自宋督始故稷之會直書曰成宋亂子弑其父而諸侯定之自蔡般始然定之之實在於會葬葬以魯會而書他國無從而見也會葬

之後晉合十二國於澶淵而魯復不與是魯黨賊而晉與諸國反似討賊矣即下無討文亦似欲討而不果也故特書曰宋災故而諸國之不討賊而黨賊具見矣葢宋不戒於火自亡其財小事耳大合諸侯不討賊而謀歸宋財不亦傎乎左乃云謀歸而無歸故諸國書人而曰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夫謀而不歸晉之失耳於魯何諱焉且會而不踐其約者多矣他皆無尤特於歸財一事揭其故以尤之

是春秋貴惠不貴道也葢諸國書人以歸財事細卿不行也魯為宋姻卿共葬事相恤之事必厚故此會轉不與也黄仲炎曰晉屢失討賊之義使楚竊而行之故楚旅以討陳亂為名而縣陳楚虔以討蔡亂為名而滅蔡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

楚宫别宫也公辱於楚歸而不發憤修政反慕荆蠻不度之宫勞民以效之且卽以楚名遂薨於此其志荒矣非僅小寢失正之比國勢益屈强臣愈横曷怪焉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云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於季氏卒毁也趙鵬飛曰子野卒與子般卒子惡卒同文子般子惡傳以為弑子野獨以為毁吾竊疑之於時季氏之專尤非

慶父與遂之比愚意子野賢季氏忌而弑之以毁言於朝而世不察耳趙氏此言為得其情蓋君書正終必書地薨而不地有臣子所不忍言者矣子卒不地亦然先儒或謂不地不葬未成君也非也子不敢遽以成君自居子道也論臣民之分則子繼君即君也安得卒而不地夫人書葬妾母書葬外諸侯書葬安在子不書葬况先君未葬嗣子宜次殯宫曷為次於季氏則當於季氏是問矣且公薨閲四月如子野巳

有毁形季氏必不肯迎置其家如未有毁形安得次季氏而遂云毁卒葢前此襄公在楚畏季不敢歸子野必憤襄之見欺而季氏憚之遂萌邪謀以爲子之喪親可以毁卒因加至美之名於君以惑羣聽且立其母親娣之子以釋羣疑季之計深矣哉春秋推見至隱故直與見弑者同文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禮諸侯之喪大夫會葬今滕子親來而魯受之皆非

禮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程子曰春秋傳爲案經爲斷以傳考經之事跡以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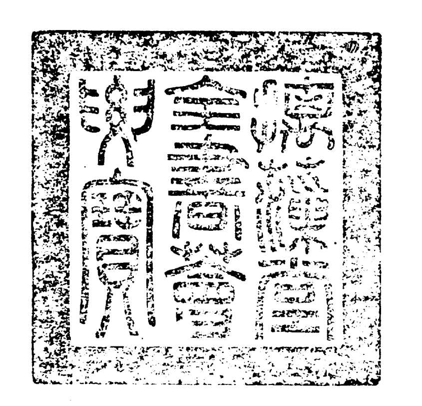
別傳之真偽是讀春秋之法也傳記密州事與庶其

同蓋皆以子弒父也安得不嚴其誅經於彼稱國於

此稱國人則罪不在其子矣趙匡謂左傳載展輿因

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以字當作之字傳文偶誤後儒承誤而不敢改是也然展輿立於國人既立之後不能討賊不子之罪亦莫逭矣

御纂春秋直解卷九下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録監生臣繆　謨